

读书是最美的姿态 *Reading is most graceful*

MINGJIA MINGZUO BAINIAN JINGDIAN

ZhongGuo WeiXing XiaoShuo

中国微型小说

名家名作百年经典

第6卷



这一片玫瑰花是世上最美丽的，它盛开在拥有爱的人的心间，它包含了坚持、信任、关怀和忍让，让生活在都市里的红男绿女震颤。这是一个人的花园，却芬芳了一群人的心灵；这是一个人的车站，却运载着几代人的爱情……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中国微型小说 名家名作百年经典

———— MINGJIA MINGZUO BAINIAN JINGDIAN ————

ZhongGuo WeiXing XiaoShuo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. 第6卷/生晓清, 陈永林主编. 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 1

ISBN 978-7-5463-4665-6

I. ①中... II. ①生... ②陈... III. ①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②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6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2590 号

中国微型小说名家名作百年经典 第6卷

总 策 划 钱晓征
主 编 生晓清 陈永林
出 版 人 毛文凤
责任编辑 陈 璇
责任校对 周 娟
封面设计 猫头鹰工作室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 283 千字
印 张 10.5
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130021)
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(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世贸中心 4 楼 邮编:210009)
电 话 总编办:0431-85600386
市场部:025-66989810
网 址 www.keyigroup.com
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463-4665-6 定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025-66989810

越多的语文老师将微型小说引入中学作文教学中。全国有许多中学还将微型小说编成为教材,把微型小说明确为训练写作的主要文体。

因而微型小说的杂志、书籍在市场上异军突起,独领风骚,已抢占了一定市场。为了区别于别的微型小说选本,我们在编稿时更注重于可读性强、时代性强、趣味性强与构思巧妙、有深刻内涵的微型小说。

由于工作原因,编者接触到大量读者,他们都希望能有一套权威的微型小说经典选本。而市面上有不少标榜微型小说经典的书籍,这些书里所选的作品都是重重复复地选,让读者极其反感。编者充分考虑到这点,对一些读者耳熟能详的老经典没入选,但自然不会降低选稿的标准。应广大读者要求,编者花三年时间,阅读了数十万篇微型小说,才精选出这一千篇微型小说。这套书以微型小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的眼光,重新审视了过去混杂在短篇小说中的微型作品,精心筛选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微型小说经典佳作。较之近来出版的一些标榜微型小说经典选集,更具有综合性、经典性和权威性。这些名篇最大限度地发挥微型小说这一大众文化的优势,让文学和普通受众产生近距离的心理效应,让微型小说这一新兴的文体更加自信和有力。希望能通过这一个书系,窥见中国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佳作精品全貌。这是十本最权威、最经典的微型小说选本,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,对中学生写作文、初学写微型小说的作者都有极其重要的鉴赏和借鉴作用,也为理论工作者对微型小说研究提供了最具价值的资料,对繁荣微型小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编 者



目 录 | Table des Matières | Contents

001	田寡妇看瓜 / 赵树理
002	护 秋 / 汪曾祺
004	紫色人形 / 毕淑敏
005	最贵重的礼物 / 苏 童
006	锁 门 / 林斤澜
008	幽 门 / 林斤澜
009	命 门 / 林斤澜
010	快手刘 / 冯骥才
012	女囚身后的男人 / 纪 萍
014	第八棵馒头柳 / 刘心武
015	笔直的烟 / 秦巴子
017	最后的玫瑰 / 徐慧芬
019	冬 季 / 杨晓敏
020	白鸽铁塔 / 徐 平
022	米字幅 / 孙春平
024	父亲的枪队 / 生晓清
026	桃花乱 / 周海亮
028	一步棋 / 许 行
029	女 匪 / 孙方友
031	伊人寂寞 / 陈 毓
033	仿 佛 / 滕 刚
035	红绣鞋 / 王奎山
037	粮食里的奶奶 / 侯德云
038	生命切片 / 徐慧芬
040	遭遇男子汉 / 刘建超
042	青铜灯 / 刘爱国
044	城市的鸟 / 谢志强
045	庄大脚 / 胡永其
046	怎样让局长生病 / 陈永林
048	1976 年 7 月 28 日 / 袁柄发

050	猎犬黑豹 / 陈力娇
052	猎 豹 / 申 平
054	“小心,你头上有把刀!” / 蔡 楠
055	老校长的阴谋 / 童树梅
057	寡妇的家 / 沈祖连
058	法律课上的一次搞笑点名 / 杨 威
059	都市女子 / 申永霞
061	琴 王 / 游 睿
063	坠落过程 / 吴万夫
064	摆渡老人 / 叶大春
066	第六病室 / 尹全生
068	花 丐 / 宗利华
070	离 婚 / 邓洪卫
072	吴黑米的手 / 陈力娇
073	儿子请客 / 茨 园
075	一条鱼的狂奔 / 周海亮
077	秋 红 / 聂兰锋
079	约瑟夫的布 / 木成舟
080	天堂的路有多远 / 张祖文
082	爱情鸦片 / 田双伶
084	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/ 王奎山
086	爱上一匹狼 / 彭晓东
088	最完美的礼物 / 澜 涛
090	带伞的女人 / 吴富明
092	呕 吐 / 陈大超
093	逃犯与贼 / 王庆祥
095	真正的谋杀 / 云 弓
096	魔高一丈 / 许海维
098	富豪的困惑 / 韩振远
099	两堂生理课 / 吴成铭
101	梦里杀人 / 伍佳佳
103	疯女人 / 伍志伟
105	一只乌鸦口渴了 / 无字仓颉
106	投诉母亲 / 凤 凰
108	陪着贵客过大年 / 赵守玉

110	飘逝的小雪 / 李子胜
112	两只蝴蝶 / 肖建国
114	灯 / 邵昌玺
115	租 爹 / 君 子
117	天使给予的生命 / 上善若水
119	幸运餐桌 / 周 葳
121	十年的赌注 / 古保祥
123	一枚大头针 / 汪 志
125	带着感激上路 / 魏 炜
126	见怪不怪 / 尹利华
128	看电影 / 孔兴民
130	一纸诊断书 / 紫丁香
132	纪念一匹狼 / 李丹崖
133	一个复杂的故事 / 绍 六
134	宋朝的爱情 / 闵凡利
137	就是死,我也决不骗人! / 李忠东
138	幕前英雄 / 刘志平
139	钱是啥味道 / 一 冰
141	狠心的孔慈把蓝风丢了 / 王 宁
143	生命之爱 / 蔡彦佳
144	高 手 / 吴宏庆
146	一场车祸所改变的 / 天空的天
148	被出卖的秘密 / 王 伟
150	比艺术更珍贵的是真诚 / 陈亦权
152	开满玫瑰的车站 / 薛 峰
153	最后的遗书 / 习 习
155	当绑匪遇上哲学博士 / 玫瑰水手
157	谁是党员 / 杨汉光
159	一个特异功能者的遭遇 / 周学良

炒山药疙瘩……她会唱山西梆子(这一带农民很多会唱山西梆子),《打金砖》《骂金殿》《三娘教子》《牧羊圈》(这些是山西梆子常唱的戏)都能从头至尾唱下来。她的嗓子音色不甜,但是奇响奇高。农科所工人有时唱山西梆子,在外面老远就听见她的像运动场上裁判员吹哨子那样的噪音。她扮上戏可不怎么好看,那么一匹高头大马,穿上古装,很不协调。她给人整个的印象有点像苏联电影《静静的顿河》里的阿克西尼亚。农科所的青年干部背后就叫她阿克西尼亚。这个外号她自己不知道。

阿克西尼亚去年出了一点事,和所里一个会计乱搞,被朱兴福当场捉住。朱兴福告到支部书记那里(不知道为什么,所里出了这种事情都由支部书记处理)。所领导研究,给会计一个处分,记大过,降一级,调到别的单位。对阿克西尼亚没有怎么样。阿克西尼亚留着会计送她的三双尼龙袜子,一直没有穿。事情就算过去了。

谁都知道杨素花不“待见”她男人。

朱兴福背着一枝老七九步枪,和我并肩坐在大堤上抽烟,瞎聊。他说话本来不清楚,再加上还有柴沟堡的口音,听起来很费劲。柴沟堡这地方的语言很奇怪,保留一些古音。如“我”读“偃”,他(她)读“渠”,跟广东客家话一样。为什么长城以北的山区会保留客家语言呢?

我问他,他媳妇为什么不“待见”他,他说:“晓得为了个球!”我问他:“为什么总是没精神?你要是干净利索些,她就会疼你一点。”他忽然显得有了点精神,说他原来挺精神的!他从部队上下来(他当过几年兵),有钱——有复员费,穿得也整齐。他上门相亲的那天,穿了一套崭新的蓝涤卡、解放鞋。新理了发。丈人文母娘看了,都挺喜欢,说这个婿“有人才”。杨素花也挺满意。娶过来两年,后来就……“晓得为了个球!”

他把烟掐灭了,说:

“老汪,你看着点,偃回去闹渠一槌。”

“闹渠一槌”就是操她一回。

我说:“你去吧!”

他进了家,杨素花不叫他闹(这一带女人睡觉都是脱光了的),大声骂他:“日你娘!日你娘!”我在老远就听见了。过了一会,听不到声音了。

我在大堤上抽了三根烟,朱兴福背着枪来了。

“闹了?”

“闹了。”

夜很安静。快出伏了,天气很凉快。风吹着玉米叶子刷刷地响。一只鸱鸺(即猫头鹰)在远处叫,好像一个人在笑。天很蓝。月亮很大。我问朱兴福:“今天十五了?”

“十四。”

紫色人形

■ 毕淑敏

那时我在乡下医院当化验员。一天到仓库去，想领一块新油布。

管库的老大妈，把犄角旮旯翻了个底朝天，然后对我说，你要的那种油布多年没人用了，库里已无存货。

我失望地往外去，突然在旧物品当中，发现了一块油布。它折叠得四四方方，从翘起的边缘处，可以看到一角豆青色的布面。

我惊喜地说，这块油布正合适，就给我吧。

老大妈毫不迟疑地说，那可不行。

我说，是不是有人在我之前就已预订了它？

她好像陷入回忆，有些恍惚地说，那倒不也是……我没想到你把它给翻出来了……当时我把它刷了，很难刷净……

我打断她的话，就是有人用过也不要紧，反正我是用它铺工作台，只要油布没有窟窿就行。

她说，小姑娘你不要急，要是你听完了我给你讲的这块油布的故事，你还要用它去铺桌子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

我那时和你现的年纪差不多，在病房当护士，人人都夸我态度好技术高。有一天，来了两个重度烧伤的病人，一男一女，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一对恋人，正确地说是新婚夫妇。他们相好了许多年，吃了很多苦，好不容易才盼到大喜的日子。没想到婚礼的当夜，一个恶人点燃了他家的房檐。火光熊熊啊，把他们俩都烧得像焦炭一样。我被派去护理他们，一间病房，两张病床，这边躺着男人，那边躺着女人。他们浑身漆黑，大量地渗液，好像血都被火焰烤成了水。医生只好将他们全身赤裸，抹上厚厚的紫草油，这是当时我们这儿治烧伤最好的办法。可水珠还是不断地外渗，刚换上床单几分钟就湿透。搬动他们焦黑的身子换床单，病人太痛苦了。医生不得不决定铺上油布。我不断地用棉花把油布上的紫色汁液吸走，尽量保持他们身下干燥。别的护士说，你可真的倒霉，护理这样的病人，吃苦受累还是小事，他们在深夜呻吟起来，像从烟囱中发出哭泣，多恐怖！

我说，他们紫黑色的身体，我已经看惯了，再说，他们从不呻吟。

别人惊讶地说，这么危重的病情不呻吟，一定是他们的声带烧糊了。

我气愤地反驳说，他们声带仿佛被上帝吻过，一点都没有灼伤。

着点，仿佛经不起人来人往的气流推搡。老人梳背头，花白头发纹丝不乱贴在脑后。深色的衬衫，外罩浅棕色条纹坎肩，上下不见星星尘土。一条雪白的麻纱手巾，好像没下过水，一只角掖在坎肩的右腋下，半藏半潇洒在胸前。随手一拽下来，擦擦眼角嘴角。和人谈话时候，掖在手心里，手指摩挲……这一条白手巾，带来风韵犹存。

孙女十多岁，架着黑边眼镜，架起了世明洞明的样子。孙女牵着奶奶走上台阶，吩咐：

“慢着，五十年没有见面了，不忙这两步……”

“一晃工夫。”

走到退休诗人门前，奶奶退后半步，孙女冲前一步，立刻敲门，一声比一声大。

里面幽幽地传出来断续声音。

“老伴，打牌去了，锁门……”声音虚弱下来，像是说“起不来”。声音又挣扎加强。“……别等我起来。”

奶奶转身走开，走到台阶那里，头重脚轻，坐了下来，孙女赶过来搀一把，开导道：

“糟老头子瘫了，你还激动什么？看，脸也白了，累不累……”

奶奶伸手拽白手巾：“……手也哆嗦，值当？”耸耸娇嫩鼻子，纠正黑边眼镜。

奶奶自言自语。

“就和昨天一样，就是这么句话：‘别等我起来。’当时成了名言。”

“成了弱智。”

“那是一首叙事诗。那是大敌压境，兵荒马乱。大道边上有棵大树，一个瘫子上身靠在树干上，下身盖着毯子。有钱人拎着包包过来了，瘫子圆睁双眼，毯子下边支起来木头手枪，大喝一声：把包包放下，赶快逃命，趁我没改变主意，别等我起来……后来瘫子拉起来一支游击队。”

“奶奶，你两眼好精神，哇，好靓哇！”哇，似是进口的口气。

“别等我起来！幽默，这就够了，外加朝气蓬勃。”

“这是夸人了，整个和诗无关。得再过五十年，腿脚总要差些，不一定再来。”

拉起奶奶，再到诗人门前，使劲敲门。

里边的声音像游丝，也像苦吟宝塔诗。

“……我/钥匙/打不开/自家的门/老伴去打牌，/两脚麻木不仁……”

孙女正要嚷嚷，发觉奶奶又溜走了。还是坐到台阶那里，斜斜晕在花坛上，拽下白手巾，本要扇扇风，又一扔，盖住半边脸，半边飘落胸口。

孙女耸耸黑边眼镜，叹出来一口气，说：

“够浪漫的。”

白手巾微微起伏。

“一辈子打开过多少，就是打不开自己的门。”

幽 门

林斤澜

老伴告诉退休诗人：“现在什么事情也没有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”是“影视”上常说的。

诗人回了一句一两百年书本上的名句：“好像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”两个花白脑袋相视而笑。

“头儿说——”若换个场合，应当说领导上组织上。“这回让你接待外宾，还安排在家里，是让你随便一点。头儿特别交代：不要做检查，再呢，千万不要认罪。”

“那我说明什么呢？”

两人正好站在门边，老伴灵机一动：“三十年前，一个外宾说，这是墙的城。你立刻回答：也是门的城。因为有墙就有门。当时头儿还表扬你的幽默。你说墙是防守，门是开放。你看，现在大家把开放当做刚出笼的馒头，其实三十年前你就挂在嘴上了。”

诗人得意，微笑，眼珠朝上翻——想当年，一脑门子新鲜的幽默好像一个个彩色线轮，随便捉住哪一个的线头，就可以拉出无穷无尽……现在那一个金黄的就是“开放”，可是一拉，断了。那朱红的“门”，也一寸两寸叫做寸寸断。啊，谁把线轮沤坏了？一个女人的声音狠狠的：“什么开放？投降！投降！！”一声比一声狠。“什么防守？修！修！！修！！！”

这个女人五官端正、小巧、细腻，足够一个“娇”字。因此激烈起来也不大像阶级斗争，尽管把十分的鄙视沿鼻沟泻下来，十二分的厌烦拿嘴皮撇出来，也都像是个生活中的撒泼。偏偏诗人大男子，栽在娇娇手下，全身仿佛叫罪过褰褰起来。暗中声称：塞一包砒霜在她手心里，使个眼色，就会毒死亲夫……

老伴叫道：“说话呀，别傻着，别直着眼，现在用不着装聋作哑。头儿说了，要装幽默，不是装不是装……”

诗人东抓西挠，无奈线轮寸断，好容易有一个抽出丝出来：

“……这回叫我接待外宾，是领导上对我的信任，是组织上交给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。我过去在墙和门上，向资产阶级投降，大放修正主义的流毒……”

老伴大叫：“不要检查。头儿说了，千万千万不要认罪那样，要你的拿手：‘幽默’。”

“线轮沤了。”

“你说有钱人家门倒不少，中门最大，可是一年开不了两三次。你幽默了一句，逗了个满堂

彩，记得不？地铁设计了四个门，倒锁上两个，这回你的幽默上了报。记起来了把。”

诗人想着隔世的言论，那个娇女人的声音又出来了：“花岗岩！花岗岩！！”最流行的辱骂，针对顽固脑袋。谁知这个女人的脸面也坚硬起来，青灰起来，眼睛鼓胀——鼓成单眼皮，胀满眼窝。可还潜伏青灰的冰冷的爱娇。诗以叹道：“恶之花，花之恶。”……一个哆嗦，全身裊裊，脑子空白。是沤坏了线轮的浅滩。

老伴跺脚，拍手，吆喝。空白诗人挣扎吧，像梦魇里拼死挣扎，挣出一个线头来了……

“……批斗是完全必要的，非常及时的，花岗岩脑袋是复辟的基础，是投降！投降！！是修！修！！修！！！”

流年似水，逝者如斯，可是生命总有过不来的时候，诗人在空白的花岗岩上搁浅了，晒在那儿了，再也过不来了。

命 门

林斤澜

西方有个诗人有首诗叫“门”。他说他：“手上随处有门一扇”，“开向四面八方”。有时听见门里边在“狂吠”，在“嚶嚶哭泣”，在“雨声淅沥”；可是里边“没有狗”，“没有女人”，“没有雨水”。说得特别的是“钥匙儿灵巧可爱，像说谎者的舌头”，“像活着的心房那样跳动”。

“甚至有时我自己敲了门，

锁孔也接纳了钥匙。

而我却没有找到我自己。”

东方有个退休诗人——退休是眼前的说法，传统上叫做退隐，住在郊区单元楼里，那天傍晚到田野散步，想着名片上可印“述而不作”四个字，不免得意，多走了几步，不觉天黑。往回赶时，已经看不见那一片楼房的轮廓，只见夜空一行行一点点灯火，或疏或密，或明或暗。隐约能听起伏的叽啾叽啾，仿佛不是人世间的语言。随着阴气渗过来，心惊血沉，却又好不熟悉。只管顺着

小路过去，有小山，到不了山前，有河，到不了河边，左手转弯，有双扇的后门。推开，几步，是个方方正正空空荡荡的花厅……诗人的眼睛“吃进”一张画，或是叫这张画“套牢”。花厅不是正厅，原是这家人挂云图——代代祖宗画像的地方。这一张是云图中的行乐图，画中少女初嫁，眼如柳叶，嘴如樱桃。珠冠沉重，霞帔庄严，更加色彩斑斓，整个像金属镶嵌锻造。可怜手腕细细，脖颈糯糯，青春若不胜负担，气血升温若不堪磨擦。少妇一手推门，一手拿着铜锁匙，形似袖珍耗子，拴着红头绳蝴蝶结。那门没有：“您是哪儿啊？”

“我。”

小声：还是“我”。父辈的名字连写也得多一笔少一笔，或是找个同音字顶替叫做避讳。外国人叫爸爸小名，叫爷爷外号，说那叫亲，那叫真。可人家不养老人，孩子养到十八独立。亲吗？真吗？有天伦之乐吗？诗人把根拉链一气儿拉到头，向门外招呼：“来啦。”

中国人不但血亲，连知心朋友，都能有心灵感应……感应，啊，脑子里砰的出现一座木头小楼，在水池边上。表妹坐在窗里。光线幽暗，可是眼睛的渺茫，就是黄昏时节也穿透过来。她父亲锁了楼门，她大哥钉了窗户……

退休诗人趿拉着鞋，拽开房门，门外一干二净，连个人影响也没有。偏偏廊道中间有一摊水迹，盆子般大……诗人盯着水迹看见自己青春年少，趁黄昏爬上池边小楼，对着钉死的窗子，告诉里边千万想得开，来日方长。表妹说放心。若有三长两短，定来告别……当时心都碎了，怎么这些年给忘记了。那么今天来敲门，到底今天告别来了。那么她是从水里走的，是水遁。

中国的感应。

快手刘

冯骥才

人人在童年，都是时间的富翁。有时我待在家里闷得慌，或者父亲嫌我太闹，打发我出去玩，我就不免要到街口，去看快手刘变戏法。

快手刘是个摆摊儿卖糖的胖大汉。他有个随身背着的漆成绿色的小木箱，在哪儿摆摊儿就把木箱放在哪儿。箱上架一条满是洞眼的横木板，洞眼插着一排排廉价的棒糖。他变戏法是为了吸引孩子们来买糖。戏法十分简单，俗称“小碗扣球”。他两只手各拿一只茶碗，你明明看见每只碗下边扣着两只红球儿，你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，嘿！四只球儿竟然全都跑到一只茶碗下边去了。有一次，我亲眼瞧见他手指飞快地一动，把一只球儿塞在碗下边扣住，便禁不住在叫：

“在右边那个碗底下哪，我看见了！”

“你看见了？”快手刘明亮的大眼球朝我惊奇地一闪，跟着换了一种正经的神气对我说，“不会吧？你可得说准了。猜错就得买我的糖。”

“行！我说准了！”我亲眼所见，所以一口咬定。

谁知快手刘哈哈一笑，突然把右边的茶碗翻过来：

“瞧吧，在哪儿呢？”

噢，碗下边怎么什么也没有呢？难道球儿从地下钻进左边那个碗下边去了？快手刘好像知道我怎么猜，伸手又把左边的茶碗掀开，同样什么也没有。只见他将两只碗对口合在一起，举在头顶上，口呼一声：“来！”双手一摇茶碗，里面竟然哗哗响，打开碗一看，四只球儿居然又都在碗里边。

四周围看的人发出一阵惊讶不已的赞叹之声。

“你输了吧！买块糖吃就行。这糖是纯糖稀熬的，单吃糖也不吃亏。”

我臊得脸发烫，在众人的笑声里买了块棒糖，站到人圈后边去，从此我再不敢挤到前边去多嘴多舌。

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吧，正当壮年，精神饱满，肉重肌沉，皓齿红唇，乌黑的眉毛像是用毛笔画上去的。他一边变戏法，一边卖糖，一双胖胖的手，指肚滚圆，却转动灵活。这双异常敏捷的手，大概就是他绰号“快手刘”的来历。我童年的许多时光，就是在这最最简单又百看不厌的土戏法里，在这一直也未曾解开的谜阵中，在他这双神奇莫测、令人痴想不已的快手之间消磨掉的。他给了我许多好奇的快乐呢！

我上中学后不常见到快手刘了。只是路过那街口时，偶尔碰见他。他依旧那样兴冲冲地变着“小碗扣球”。

我上高中是在外地。人一走，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像合上的书。往昔美好的故事，亲切的人物，甜醉的情景，就像鲜活花瓣夹在书里面，再翻开都变成了干枯的回忆。谁能使过去的一切复活？那去世的外婆，不知去向的挚友，妈妈乌黑的卷发，久已遗失的那美丽的书，那跑丢了绿眼睛的小白猫，还有快手刘……

高中二年级，我回家度假。一天在离家不远的街口看见十多个孩子围着什么又喊又叫。走近一看，心中怦然一动，竟是快手刘！他依旧卖糖和变戏法，但人已经大变样子。十年不见，他的模样接近了老汉。他分明换了一双手！手背上青筋缕缕，指头绕着一圈圈皱纹，像快吐尽了丝而缩下去的老蚕……他抓着两只碗口已经碰得破破烂烂的茶碗，笨拙地翻来翻去，那四只小红球儿，一会儿没头没脑地撞到碗边上，一会儿从手里掉下来——他的手不灵了！孩子们叫起来：“球在那儿呢！”“在手里哪！”“指头中间夹着哪！”

我也清楚地看到，在快手刘扣过茶碗的时候，把地上的球儿取在手中。这动作缓慢迟钝，失

误就十分明显。孩子们吵着闹着叫快手刘张开手，快手刘的手却攥得紧紧的，朝孩子们尴尬地掏出笑容。这一笑，满脸皱纹都挤在一起，好像一个皱纸团。他几乎用请求的口气说：“是在碗里呢！我手里边什么也没有……”

当年神气十足的快手刘哪会用这种口气说话？这些稚气又认真的孩子们偏偏不依不饶，非叫快手刘张开手不可。他哪能张手，手一张开，一切都完了。我真不愿意看见快手刘这副狼狈的、惶惑的、无措的窘态，多么希望他像当年那次一样——由于我自作聪明，揭他老底，迫使他亮出个捉摸不透的绝招，小球突然不翼而飞，呼之即来。

如果他再使一下那个绝招，叫这些不知轻重的孩子们领略一下名副其实的快手刘，他们瞪目结舌多好！但他老了，不会再有那花好月圆的岁月年华了。

我走进孩子们中间，手一指快手刘身旁的木箱说：

“你们都说错了，球儿在这箱子上呢！”

孩子们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莫名其妙，都瞅那木箱，就在这时，我眼角瞥见快手刘用一种尽可能的快速把手里的小球塞到碗下边。

“球在哪儿呢？”孩子们问我。

快手刘笑呵呵翻开地上的茶碗说：

“瞧，就在这儿啊！怎么样，你们说错了吧！买块糖吧，这糖是纯糖稀熬的，单吃糖也不吃亏。”

女囚身后的男人

纪 萍

我有个习惯，每次提审女嫌疑犯都会先仔细端详她的面容，试图从其眼神、嘴角、眉间洞察她的家庭出身，她的文化程度，她的脾气个性，乃至她的秉性为人。

我习惯地打量起面前的这张脸。蓬乱微卷的长发遮住了大半个面庞，她把长发慢慢地掠到耳后，那优雅的手势倒像撩起一缕面纱；一颗绿豆大的美人痣镶嵌在她细白的脸颊上，清秀可

间、预计的位置望见丈夫宽厚的背影，特别是那只经丈夫设计、由她改制的帆布旅行背包，她总是默默地对着那脊背、那背包送去她的祝福。但她从未向丈夫吐露过这隐秘的一幕，连儿子也全然未曾察觉。

这天她习惯性地去往阳台一站，却忽然不习惯起来，因为丈夫的背影迟迟没有出现。他必得乘坐地铁直往北京站，不可能改往别的方向。怎么第八棵馒头柳下不见他的踪影？惶急中她痛切地意识到，这往常短暂而稳拿一瞥于她有多么重要！

她忍不住跑到楼下。楼门口空空荡荡的。她不知不觉地来到第八棵馒头柳下，朝四面张望着。难道他钻到地底下或飞到天上去了？真不可思议。她差一点跑到治安岗亭去报失。回到家中时儿子跟她说什么她没听见，却听见了街上急救车：“呜哇呜哇”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声响。她无端地朝儿子发了火，心里堵着一块鹅卵石。

接连好几天她都无精打采。她一会儿暗自取笑自己，一会儿又从逻辑推理上断定情况的不正常。终于，有天晚上她接到了他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电话，她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你哪儿去了你？你急死我了！”丈夫莫名其妙，于是她便向他倾诉了一切，她怎么每次分别时都表面上若无其事，每次却都要跑到阳台上去望他的背影，在那第八棵馒头柳下……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是丈夫深受感动的声音：“傻女子！那天我刚一出门就遇上了咱们楼的老王，他们单位的车正好接他去火车站，我就蹭了他的油，你真是死心眼儿……不过，我知道那棵馒头柳，对，第八棵馒头柳。你知道吗？每次我出差回去，你别看我进门的时候没事人儿似的，其实，我一走到那棵馒头柳下，就忍不住抬头望咱们家的阳台、咱们家的窗户，有时一站好几分钟，特别是晚上，那一窗灯火，让我心里头好爱你们……”

撂下电话，她才发现儿子站在眼前，儿子正问她：“妈，您干吗抹眼泪儿？”

笔直的烟

■ 秦巴子

不刮风的时候，烟囱里冒出的烟就是直的。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，那烟就像是画在宣纸上

的一棵树，看见每家的屋顶都栽上这么一棵树，其实是很好玩的。黄昏里偶尔也会起风，那“树”就悠悠地摆动起来，袅若杨柳的样子。

“你看见我家的烟直了，就到林子里等我。”

这是女孩给男孩定下的约会的信号。

于是男孩和女孩在林子里见面。先说些村子里的闲话，接着颤颤地说些情话，然后就没有话了。其实还有一段沉默的时间四目相对，用眼睛说话。那就是说开始抚摸和亲吻，当然都是电视里的某一个场面的摹本。但时间比较短，也比较轻，没有更深入更实质性的内容。然后又是长久的四目相对。

女孩说：“该回去了。”于是女孩先走，男孩要等她走得远了，再绕一个很大的弯，从另一条路上回去。所以每次女孩走了以后，男孩都有一段时期用来回味嘴唇和手指上残留的感觉，这时的男孩会轻声地哼唱一段曲子，感叹生活的美好。

其实男孩和女孩两家只是遥遥相对，隔得并不很远，开了门就可以互相望见，只须招招手儿，根本用不着拿烟的曲直来约会。但女孩提出的时候，男孩觉得这样有意思，很有一些浪漫的情调。所以男孩每天下午都要很用心地看看有没有风，烟是不是直了。

但烟有时候是靠不住的。

有一次男孩去了，女孩却没来，心里便觉得怪怪的。男孩在林子里转悠。他觉得有风的时候林子里更爽，他想，应该把这个发现告诉她。他还想，不如就改成有风的时候见面。但他随即就有了一个担心，担心女孩不会答应。因为这里有风的日子比无风的日子多得多，正像人们平时所说的：这儿很少刮风，一年刮两次，一次刮半年。因此我们也知道了，这一对男孩和女孩，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多。

下一次见面的时候，男孩问女孩：上次为什么不来？

女孩说：那天刮的东风，我家的烟直往西倒呢。

男孩说：我明明看见你家的烟是直的，就像旗杆。

女孩说：你家刮风了我家没刮。

于是都笑了：烟有时候是靠不住的。

到了刮风的日子，烟就会慢慢地飘散开来。所以整个春天里男孩总是失望地望着女孩家烟囱。

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有一天烟终于直了。男孩看看女孩家的烟囱，又看看自己家的烟囱，急切地向林子奔去。

女孩已经在那里了。

女孩说：我想了一个春天，烟是靠不住的，我们不如就取消这个约定吧。

男孩问：那用啥办法呢？

女孩说：我下次告诉你。

这一次女孩没有让男孩太快地亲近。女孩坐在树根上自说自话：能到城里去看看多好，咱们这里太单调了，连烟都不知道变个样子，太没意思。

男孩说：我可不想去，城里人复杂，我觉得咱这老林子挺好，我喜欢烟像电线杆似的支棱着。